

白 朗 著

爲了幸福的明天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爲了幸福的明天

白 朗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·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16

字數 95000

爲了幸福的明天

著者 白 朗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

京 161001—181000

定價4,800元

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二版

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九次印刷

內容說明

這部小說的主人翁是一個貧農家庭出身的青年女工，在黨的教育和集體勞動生活的鍛鍊下，很快地提高了階級覺悟，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。爲了保護工廠的安全，爲了人民的幸福的明天，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危險，幾乎因此犧牲了性命。作者從這個人物身上，塑造了今天正在成長起來的新的女性典型。

下午，拉過了五點鐘的汽笛，工友們全下班了。於是，洗臉的洗臉，換衣的換衣，經過了一天的緊張勞動，完成了該完成的生產任務，真像前方的戰士打了個出色的勝仗一樣高興。他們個個精神煥發地哼着愉快的歌子，擠擠碰碰，有說有笑地向食堂湧去。

窩窩頭和白菜湯的香氣，從食堂的門口飄散出來，撲向工友們的鼻孔，這更引起了他們旺盛的食慾。於是，腿快的便緊走幾步，搶先跨進食堂；手快的却已經抓起滾熱的大窩頭吃了起來。不一會的工夫，這個寬大的食堂就被工友們填滿，熱氣騰騰，十分擁擠。喧擾了一陣過後，便鴉雀無聲地吃起來了。

轟！突然間一聲巨響，像炸藥又像砲彈，是那麼沉重，震得房子都像顫動了一下；正在貫注全神吃飯的工友們，被這突如其來的巨響一驚，都停止了咀嚼，不約而同地瞪起了驚慌的眼睛向外張望。因為響聲十分切近，彷彿就在身邊一樣，大家都感覺這個動靜不尋常，預感到有什麼事故發生了。

一貫鎮靜的老孫却不動聲色，在悠閒地做着自以為是的估計：

「準是試驗砲彈。咱這換裝的美式「底火」還滿帶勁呢！」

「去你的吧，美式「底火」交過去了嗎？」急躁的李得反駁了。

「那麼，就是試驗「八八」式。」

「都下班了，還試驗什麼「八八」式？別胡謔啦！……」說着，李得就丟下筷子和沒吃完的窩窩頭匆匆向外跑去。接着，就有一大羣工友一湧而出。這樣一來，連鎮靜的老孫都鎮靜不下去了，也隨着人羣跑了出來。

十二月天，天氣陰冷，像要下雪的樣子，在這清冷的空氣裏，有一股硫磺的氣味，噙着人的嗓子；原來東南天邊已經是混沌不清，一大片濃煙正在慢慢瀰散。於是大家一窩蜂地向起煙的方向跑去，踩了別人的脚也顧不得道歉，撞倒了人也來不及去扶，都是滿臉的緊張，吵吵嚷嚷地，恨不得一下子飛到才好。

「哎呀，不好，血！」先跑到的李得驚叫了一聲，大家的神經立刻加倍地緊張起來。

「怎回事？」

「誰？」

就在那片濃煙下面，就在配藥室的窗外，好大一灘鮮紅的血，血泊裏斜躺着一個血

肉模糊的人，既認不清面目，也看不出是男是女，臉像血葫蘆一樣。配藥室窗子上的玻璃，有的粉碎，有的破裂了，那些破碎的玻璃片都亂七八糟地混在血泊裏，散佈在傷者的周圍。單是那些血，已經足以證明：人多半是已經死了。這時，傷者已經被圍得水洩不通。李得担心地把手放在傷者的鼻子底下，意外地，還有一點微弱的呼吸，他的心才輕鬆了些。同時，他發現了那兩條熟悉的長辮子，不由得又驚叫了一聲：

「邵玉梅！邵玉梅！」

玉梅無力地應了一聲。

「呵，又是她？怎麼鬧的呀！」

「怎麼？邵玉梅？」

「太可惜啦！」

「趕緊送醫院吧。」

人羣中發出各式各樣的驚嘆聲、惋惜聲。有些女工友不忍心看那血染的肢體，把身子背了過去，低低地哽咽起來。

孩氣未退的小子，一聽是幫助她最多的玉梅姐，呱地一聲就哭了出來，她一邊哭一邊向宿舍跑去。

不知是誰已經叫來了廠裏的大卡車，司機把喇叭急急地按了幾下，大家便七手八腳地忙亂起來；有的去扶傷者的頭，但剛一接觸，便沾了一手的血；有的去抬傷者的胳膊，發現了棉衣的上部已經亂七八糟，到處凝結着血漬，兩條袖子下半截的棉花不知飛到哪兒去了。誰也不知她的傷在那裏，都生怕觸到她的傷口，胆怯地不敢下手。急躁的李得又發了急，他的喉嚨已經乾啞，嘶着聲音叫道：

「快吧，再耽誤一會，人就沒救了！」

聽李得這麼一說，大家才像大夢初醒，輕手輕腳地把邵玉梅平抬了起來。幾個人同時發覺，她的腿有點僵直，脖子發挺，渾身抖的像發瘧疾似的。這時偏偏又飄起雪花，天是一會比一會陰冷了。老孫喊了一聲：

「快去找幾床棉被來吧……」

話剛說完，便看見小子和傅金苓抱着幾床棉被飛奔而來，小子的腋下還夾着一個枕頭。她眼睛哭得通紅，眼淚還掛在腮邊呢。

鋪的、蓋的、枕的全有了，隨後就有兩個工友抬來了一副担架。幾分鐘以後，邵玉梅便被輕輕地抬上了卡車，爲着不使她受到過分的震動，七八個工友站在車廂裏擎着担架。卡車剛要出發，玉梅的大哥邵仁，忽然從工具場趕來。他臉色蒼白，滿頭大汗，一

句話沒說，便一躍跳上卡車，工友們怕他看見玉梅那血肉模糊的樣子難過，都不讓他跟去；車上的人連推帶勸，車下的人連拉帶叫，但邵仁却拚命掙扎，看看他像要哭出來又像要發火的樣子，知道阻攔無用，只有任他去了。沒有跟去的工友們垂頭喪氣地走回宿舍，每個人都提拎着一顆不安的心，誰也不去吃飯了，往天都吃得光光的飯菜，今天竟剩下了三分之二。

從工廠通到職工醫院的路，是一條很長的坡道，爲了不震動傷者，卡車在坡上慢慢爬着。雪花片片打在工友們嚴肅的臉上，寒風銳利地刺痛着工友們緊張的心，他們都爲邵玉梅的重傷痛惜，更爲她的生命擔憂。邵玉梅躺在担架上，靜靜地，一聲不響，一動不動，彷彿睡着了一樣；但是沒有人相信她會睡着，都有一種不幸的預感：「不是昏迷過去，就是斷氣了。」但誰也忌諱着不願說破它。

邵仁幾次想揭開被子，看看玉梅到底傷在那裏，都被李得攔住了：

「別動，受了凍不是好玩的！」

邵仁只好俯下頭去，輕輕喚了兩聲妹妹的名字；玉梅在喉嚨裏微弱地說了一聲：「哥哥來了……」

大家的心鬆了一個扣。她既沒有昏迷，更不會斷氣；那麼，她怎麼這樣安靜呢？這

只有剛強的玉梅自己知道。

她想：「我負了傷，叫黨的工作已經受了損失，要是連哭帶叫，不是叫同志們心裏難過，影響他們的生產情緒嗎？好歹我還是個共產黨員哪……」她想到這裏，就咬緊牙關，怎麼的也不叫喚出來，打定主意要堅決地和難忍的疼痛做最頑強的鬥爭。

現在，她已經不知流了多少血，不知挨過多少痛苦了，只感到四肢抽搐，渾身淋漓漉漉的，像浸在涼水裏一樣，不住發抖。昏迷一陣，立刻又被劇痛喚醒。她已經沒有力氣噴吐一陣陣湧進嘴裏的血漿了，那又腥、又鹹混合着汗水的鮮血呵，只好任它自由地流進肚裏。死的預感，她自己比誰感受得更深刻，更具體；生的慾望，也比任何時候都更強烈起來。當她對自己的生命幾乎絕望時，只有把那一線希望交給治病救人的醫生了。

車到醫院，玉梅立刻被抬進手術室去。

揭開被子，白色的被裏全染紅了。玉梅的耳目口鼻，被混攪着沙土的黏血糊滿。護士李星嚇得把舌頭伸出好長，幾乎驚叫出來，外科代理主任田均叫她把玉梅的棉衣服脫去，她畏畏縮縮地感到無法下手，猶豫了一兩分鐘才勉強地執行醫生的命令。因為棉衣上的血更多，破紛紛的，簡直變成了一件血衣。她心跳地想：「流了這些血，人還能活

嗎？」

棉衣脫去之後，露出了玉梅兩隻重傷的胳膊，她的左胳膊斷去了三分之一，手已經不知去向了，傷口可怕地裂開着，骨頭露在外面，右胳膊下臂斷了五根筋，只剩下半邊肉，從手腕到肘部那紅紫色的、又寬又長的傷口嵌進了好多亂棉花和髒的沙土，血還在滲流。右手雖然還在，但指甲已經失去了血色。胸部有着輕微的擦傷。

田均醫生首先把玉梅的兩臂用繃帶綁緊，止住了血。隨即認真而迅速地做了一次全身檢查。根據傷勢的嚴重性，他認為必須採取緊急措施。但他心裏是感到十分惋惜的。經過慎重考慮之後才肯定地說：「爲了保全生命，兩臂下段只有忍痛鋸掉！」

邵仁這時才看到妹妹的傷勢。他兩腿發軟，臉色立刻變白了，隨即掉下了眼淚，他對妹妹的生命差不多完全絕望了。當田均醫生徵求他的意見時，爲了挽救妹妹垂死的生命，只有忍心同意田均醫生的決定，可是他心裏是多麼的疼：「沒有了兩隻手，活不活是一個樣了！」

一陣緊張的手術過後，玉梅的左胳膊從肘部鋸掉了。窗外的人，都痛惜地心曠神怡了一陣。玉梅的分場長章林，背過臉去掉下淚來。邵仁看見妹妹的半截殘臂扔到大磁盆裏的時候，心像刀剜一樣痛，忍不住低聲哽咽起來。這時麻藥已經過勁，玉梅從昏迷中

痛醒過來，深深地吁了一口氣，輕微地哼了一聲「痛呵！」忽然隱約地聽見哥哥的抽咽，便連忙說道：

「哥哥，你不要難過，我不痛了！」

邵仁一聽玉梅那抑制着痛苦的聲音，更加傷心，他怕在妹妹面前失聲，便三腳兩步跑到外邊去了。當他擦乾眼淚再回來的時候，田均醫生已經準備好一切，馬上就要進行鋸掉玉梅右臂的手術了。邵仁的頭轟的一下，彷彿看見妹妹死去的肢體停在手術台上，他慌亂地衝到田均醫生面前乞求道：

「田醫生，請您想法留下她這隻手吧。鋸掉了，以後可……」邵仁的淚又一次湧上了眼角。

「不鋸掉，生命就要不保。你爲了姑息她一隻手，要是送掉了她的性命，划得來嗎？你比較一下看。過去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。」田均醫生年紀很輕，經驗不多，如何去保全玉梅的右臂，他深感束手無策，因此，爲了對傷者的生命負責，他竭力主張鋸掉。

邵仁絕望地站在手術台前，用身子遮住玉梅待鋸的胳膊，好像這樣就可以阻攔住醫生施行手術似的。章林痛苦地搓弄着衣襟，無可奈何地嘆着氣。看看就要動手術了，她也急了，忙向田均醫生商量道：

「請你稍等，待我去請示一下上級。」說着便跑出去打電話了。恰好走到樓梯口，就遇到匆匆而來的黎強同志，他是廠裏的總支書記，章林正想向他請示的。她把醫生的決定簡要地彙報了一番，兩個人便急急地走進了手術室。手術室那種緊張靜肅的空氣，使黎強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他連氣也來不及喘地問醫生說：

「根據她的傷勢，是非鋸不可嗎？」

「這隻胳膊筋全斷了，留下它也是殘廢——不過讓她多受些痛苦而已，傷口和指甲一旦發黑，就沒治了！」田均為難地說。從他那溫和誠摯的眼光裏，可以看出他對傷者的無限同情。

黎強站在黨的立場上，認為必須盡一切努力挽救玉梅唯一的右手，於是鄭重地說道：

「有萬一的希望也要保留它！她是個女孩子，請你慎重考慮。」黎強說着，順下眼睛看了一下自己殘廢的腿。

田均醫生不是沒有考慮到傷者今後的生活問題，但他實在不敢做那沒把握的冒險決定。他想：假如吳主任不病，根據他的技術和經驗，或許可能挽救這隻右臂。但他現在害着傷寒病，正在四十度的高熱中，怎能來為她治療呢？而這樣的重傷又是不可拖延

的。他沉思了一下說：

「假如現在鋸掉，還可以保全上臂，等到傷口發黑，就必得從根鋸了。不過，一兩天內不鋸，還不至有生命危險。再遲，就……。」

田均的話給了黎強一線希望，他想了想就肯定地說：

「我的意見是暫時不鋸，只要一兩天內不會因而致死，我立刻想辦法去請蘇聯醫生。」這時黎強想起了中蘇醫院的高索夫同志。

田均一聽能請到蘇聯醫生，也高興起來，因為這樣一則可以挽救傷者的右臂，同時自己也可以學得很多技術，再遇到這樣的病人就不至於束手無策了。於是立刻同意了。大家的神經隨着鬆弛下來。

僅是面部治療和右臂消毒，就花了一個鐘頭的時間。裂開的上唇和額上的傷口縫起來了，滿臉的傷痕都塗上了藥，於是，邵玉梅的上半身整個用紗布裹住，臉也埋在繃帶裏。玉梅深深感到，單是這手術當中經歷的痛苦，也足夠她一生經受的了。她痛得汗像雨一樣地流，一會的工夫，臉上的紗布就給汗和血浸濕了。但是她卻沒有叫過一聲痛，這使得室內外的人都感到驚奇。

手術行過後，邵玉梅住進了病房。邵仁堅持要守伴妹妹熬過這最危險的一夜，黎強

看他的臉色十分難看，怕他病倒，一再地勸他回去休息。邵仁體會到總支書記的愛護，只好順從地隨着黎強回去。護送邵玉梅的工友們，也都含着眼淚帶着不安離開了醫院。根據邵玉梅的傷勢，她的生命是誰也不敢保險的。

二

邵仁回到家裏，一頭便倒在床上。這一天，他不但身子勞累，神經也非常緊張，真像拉緊了的弓弦一樣。老婆知道他心裏難過，不住地勸說，可是勸着勸着，她自己竟掉起眼淚來了。看見老婆一哭，邵仁心裏更加煩躁，他心裏埋怨老婆：「要是早先你待她好一點，她也許不會有今天！」他担心妹妹今夜就會死去。即便饒倖不死，一個女孩兒家，殘廢成那個樣子，將來……。他實在疲倦極了，很想睡一會。可是剛閉上眼睛，就看見妹妹那張血肉模糊的臉，一下子就驚醒了；再閉上眼睛，又看見扔在大磁盆裏的半隻血淋淋的胳膊，一哆嗦又清醒過來。這一清醒，眼睛再也閉不上了，多少年的事，都翻騰起來。他思前想後，越想越難過；特別是想到妹妹從小受的那些苦，遭的那些罪，心像貓咬似的痛。他感到他這個做哥哥的沒有盡到做哥哥的責任，實在對妹妹不起。

他們一共也不過兄妹三人，只有最小的玉梅是個女孩子，按道理，在家庭中她應該比較珍貴，可是古怪的媽媽，偏偏就不喜歡玉梅，玉梅聽說聽道、溫溫靜靜的，村裏的人誰不說玉梅聰明伶俐長的俊呢？不要說別的，單是那雙水靈靈的大眼睛，就够討人喜歡了，那又長又密的睫毛附在眼皮上，毛茸茸地，一笑，真是美極了。在山東家裏的時候，雖說才十多歲，可是要講幹活，也頂半個勞動力，拾柴撿糞，蘊草拔苗，那樣也少不了她。幹活有眼力見兒，能做的她都搶着去做；可是她就怕一樣——怕媽媽逼她去討飯。

秋收以後，秋涼了，爲了積聚冬天的燒柴，玉梅和二哥邵義撿柴的日子就來到了。這是媽媽分派的，但是媽媽對他們兩個的要求，可不一樣。

『要是撿不來二十斤草，就沒有你的晚飯吃！』這命令該多麼嚴厲，這是對玉梅說的。邵義呢？可是撿來多少是多少，從來也沒給他下過什麼命令。這麼不公平呵，這還不算。

秋末冬初的時候，快落雪了，野地裏什麼都被撿拾乾淨，媽媽怕兒子着涼，不讓邵義再出去了，而玉梅却還得每天到那光禿禿的曠野去喝西北風。她總是凍得渾身發抖，臉青鼻紅的，因爲她穿的不是什麼衣服，而是許多破布條條勉強地掛在身上，大風一吹，

真會像乾樹葉似的被風捲走的。要是撿不來柴，不是吃不上飯，就是挨一頓揍。玉梅常常是戰戰兢兢地拖着兩條疲乏的小腿摸黑走回來，有時竟蹲在門外不敢進屋。

冬天來到，日子短了。爲了留下明年的種籽，全家每天只喝兩頓稀飯；這「全家」可不包括玉梅在內，這兩頓稀飯可沒玉梅的份兒。媽媽說：

「一個丫頭家，冬天沒事，別呆懶了，出去要飯吧。」家窮是事實，只種那幾畝地，租又重，稅又多，剩下一星半點，也真不够吃，可是怎麼窮也倒不至於讓個女孩子去沿門乞討，每個人每頓省下半碗稀飯，也餓不死玉梅一人哪。可是媽媽偏不，好像故意要折磨玉梅似的。媽媽的命像一道聖旨，玉梅怎敢不遵？爸爸給人當長工，成年不在家，哥兩個雖然反對，到底小胳膊扭不過大腿。就這樣，玉梅整個冬天，都不吃家裏的飯，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。她從小就愛面子，你叫她伸手去向人家討，她可伸不出手，你叫她張口喊爺爺叫奶奶，她可張不開口，她常常是轉游一天，還是捧着個空肚子回來，可從來也不喊餓，也不說一天沒有吃東西。日子長了，街坊鄰居知道玉梅是個受氣的孩兒，就上趕着把剩飯給她吃，再不然就是她自己給人家幹點零活，掙一口飯，這樣的飯她吃的最香甜。知道的人都說：「多狠心的娘呵！」

媽媽對待兩個兒子，可是知疼知熱，不像對待玉梅那樣，這根源在那兒呢？